

秋海棠

秦瘦鸥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封面设计：钱君匋

秋 海 棠

秦 瘦 鸥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苏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02,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7次印刷

书 号： 10077·0491 定 价： 0.75 元

内 容 提 要

“秋海棠”是一部描写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唱旦角的京剧艺人秋海棠，与一个被军阀侮辱的姑娘罗湘绮的恋爱的故事。他们两人为了爱情，遭到了军阀袁宝藩及其帮凶的种种迫害，后来竟把秋海棠的面容毁坏，使他不得不放弃了爱情和艺术，带着爱女梅宝避到乡间去种田。在十多年的岁月里，秋海棠父女俩经历了种种歧视和凌辱，后来罗湘绮找到他们时，秋海棠已奄奄一息，很快就一瞑不视了。秋海棠的一生，正代表着旧社会中一部分艺人的悲惨遭遇。生活在新社会的读者，读一读它，是更会感到新社会的可爱的。

目 次

一	三个同科弟兄	1
二	诱惑	16
三	镇守使的姨太太	27
四	意外的遇合	46
五	爱与欲的分野	60
六	孩子	82
七	脸上划一个十字	99
八	可感的友情	118
九	一个古怪的庄稼人	140
一〇	慈父的心	158
一一	夜半歌声	176
一二	意外风波	207
一三	流浪到上海	237
一四	打英雄的生活	247
一五	爸爸, 卖唱去吧	270
一六	青春之火	283

一七 也是一段叫关	301
一八 戏还在唱下去	313
后 记	321

5
6
7

一 三个同科弟兄

“……打死你一子，有一子与你偿命，也就罢了，你管他秋儿，你管他沉香！……啊！告诉你，老三！”正在独自背着《宝莲灯》词儿的刘玉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回头去看着坐在屋角里的另一个学生说，“方才听高玉良他们在谈论，好象这一个新年里，咱们打大年初一起，一直到正月半，每天都得在广和楼出台哪！”

老三是一个快到十九岁的孩子，身材很瘦，却并不高，穿一件深灰色的棉布大褂。他长着一张怪清秀的脸庞，鼻子、耳朵、眉毛、嘴和眼睛，都搭配得非常整齐，正是很现成的一具美男子的模型。

他上身靠着墙壁，坐在一张很结实的板凳上，双眉微蹙，脸朝着东，视线漫无目的地射在纸窗外面的一棵槐树上，神气显得很忧郁。刘玉华跟他说的一串话，他象根本没有听到一样，半晌不曾回答。

“怎么？又想老娘啦！”

不错，吴玉琴从六年前进这个玉振班以来，昼夜所思念着的就只有他那四十多岁的老娘。师傅每次称赞他，他自己并不觉得高兴，因为他想自己明明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

搽脂抹粉的去装女人？可是他禁不住不替他老娘欢喜，因为他记得很清楚，当他舅舅走着协盛银号文掌柜的路子，把他送进这玉振班来学戏的前一晚，老娘整夜没有睡，颠来倒去地向他说：“进去之后，千万好好地学戏，听师傅和先生的话！只要你把戏唱好，娘就有饭吃了！”他知道老子是在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就死去的，除掉三间破平房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母子俩就靠着一块大洋的房租和舅舅每月贴补的三四块钱过日子。平常十天倒有九天是吃烧饼、窝窝头或黑面，十多年来，老娘委实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饱饭；所以师傅每次称赞他一句，他就象看见一碗热腾腾的雪白的大米饭，已端到他老娘的面前去了，他禁不住打心底里欢喜起来。

不过，他自己总不觉得有什么可以高兴的。因为他进班子不到一个月，掌班的宋师傅就指定他学青衣戏，并且重新替他换了一个名字，一个十分女性化的名字——吴玉琴。从此，他在精神上仿佛就变成了女人。顽皮的师哥们，整天围住他打趣；连他两个把兄——老大刘玉华，学的老生；老二赵玉昆，应的是武丑——真称得上是两个和他意气相投的同学，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打着戏里的词儿，对他“夫人”“娘子”地乱叫，虽然两个人的心对他都是一样的纯洁。因此渐渐地使他自己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心理，几乎怀疑自己真是一个女孩子了！

“老三，何必这样想家呢？哥哥待你还不好吗？”玉华瞧他老是不作声，便渐渐走到他跟前来，低下头，把右手轻轻地按在他肩头上，摆出一副做大哥的神气说。

其实，这时候玉琴倒并不在那里想家，他是在想六七天前出台的一次情形。

那一晚，他唱的是《女起解》，从出场起，一直到下场，台下的采声，差不多没有停过。这还是他每次出台所常见的情形，不曾使他怎样注意；可是这许多喝采的人中间，却有一条特别粗壮的嗓子，使他一听心里就觉得害怕起来。这条嗓子倒真是唱大花脸的好材料，一喊出来，便把别人的喝采声完全掩过了；只是声音非常的粗野，非常的轻薄。而且这人喊了一声好，旁边便有许多人跟着他一起喊，或是劈劈拍拍的一阵疯狂的鼓掌声，夹着怪难听的笑声，仿佛那个粗嗓子就是这一群人的领袖，大家处处都跟定着他。

“爹爹请上，受孩儿一拜！”当玉琴唱到苏三拜崇公道做干爹的时候，那条粗嗓子又象闷雷似地怒吼了一声。

这一回他的声音是更响了，加上坐的位子又前，一声狂叫，差不多就在玉琴的耳朵边喊出来；玉琴和那去解差的小丑都吓了一跳，两个人不由得齐向那叫声起处看去。

到现在，隔了六七天之后，玉琴还忘不掉当时的情景：那个人虽然只有一张很普通的脸，仅仅比别人特别肥大一些；但使人不能不害怕的是这一张脸上的一对眸子，一对又圆、又大、又锋利、又残酷的眸子，里面充分闪现着一种勉强抑制的兽性。

玉琴回头去的时候，四道视线恰巧碰个正着，慌得他来不及地避开去。

“好！”坐在这人两旁的那些人，便立刻很凑趣地喊起好来，接着就听到一阵怪泉一样的笑声，告诉他那胖子正在自

鸣得意咧!

这样一来,玉琴的唱做便大大的受了影响,他觉得那双富于兽性的眸子始终盯着他,没有离开过,逼得他真想马上逃进后台去,立刻卸下女装,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后来险些把台词也忘记了,幸而台下的采声还是象潮水一样,一阵接着一阵地涌起来,使他进了后台,不曾受到他所担心着的责骂。

“旦角真不是人唱的!”他一边急着把头面拉下来,一边气愤愤地说。

“只要自个儿能打得定主意,还怕什么?”他二哥玉昆,捻着一柄单刀,浑身朱光祖打扮,站在他后面看他卸妆,很干脆地鼓励着他,嘴里却不住地在喷出一股五加皮的气味来,不用问,就知道他又把今晚发的点心钱悄悄地买了酒喝了。

玉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得把脱下的衣服,一阵乱揉,便望大衣箱那边掷了过去。

“孩子气!”玉昆笑着说,匆匆地出去上场了。

“谁是大人啊?”玉琴驳了他一句,可是玉昆根本没有听见。

玉琴也未尝不承认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并且有时候也常在班子里跟师兄弟们耍弄各种全部孩子气的把戏,可是他心坎里所藏着的那一种厌恶男人唱旦角的心理,却一天一天地在滋长着,尽管有时候先生或师兄弟们因为他很受台下欢迎,特别的宽待他,但他却只有厌恶和憎恨。他会抑住自己的孩子气,整天把脸板得象尽想厮斗的公鸡一样。



每次出台，一听到含着邪意的采声，便禁不住要生气；然而三四年来的，始终还只是生气，不曾象那个小胖子的吼声那样使他害怕过。这吼声所表示的已经不只是调笑和挑逗的成分了，简直要把他整个儿地吞下去！

在最近的几天里，这些情形不断地在玉琴的脑海里烦扰着；他的理解力虽然还是很差，但一种不祥的预兆，已很明显地呈露在他面前了，尤其是今天上午所发生的一件事，更增加了他内心的忧郁。

“不，妈昨儿才来过，我何必再想她呢？”他的视线慢慢地从窗外的槐树上，移到了玉华的那张很清俊的瘦脸上去，一面没精打采地说。

“是不是为了方才师傅告诉你的那件事不高兴？”玉华偏着脑袋，似乎很有把握地猜测着。

这一猜倒真的猜中了。今天早上，当全班九十多个学生照例一起在院子里练完了功以后，掌班的宋师傅，突然走到玉琴面前来，一张怪忠厚的紫膛脸上，堆着很为难的神气，轻轻地向玉琴说：

“不要就回下处^①去，我有话要给你说！”

玉琴不由立刻怔了一怔，因为他知道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师傅是从不单独和哪一个学生说话的。他想难道自己犯了什么规矩吗？那个摔得满身灰土的赵玉昆，也在人丛里回过头来，向他伸一伸舌尖，扮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鬼脸。

^① 下处：即科班所设宿舍。

这是我们这一个小丑的特长，每逢他把这个鬼脸扮出来，玉琴和任何一个同学都忍不住要笑；可是今儿玉琴却笑不出来了，只是抱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跟着他师傅，慢慢地走进后面去。

师傅照例对他非常客气——一半当然为了他在班子里最能卖钱的缘故——自己在帐台前面坐定之后，也教他在另外一把椅子上坐下。

玉琴把臀部挨住了椅子的边沿，半坐半站地等候着，想不出师傅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话。

“会不会妈有什么病吗？”一个可怕的猜想，突然涌上了心头。

还好，师傅也并不存心想给他猜哑谜，落坐不到一分钟，便在他右手中所转着的两颗亮得变了紫色的胡桃所发出的一阵格格的声音里开口了：

“有一位袁师长你可认识吗？”

“袁师长？”玉琴格外愕然了。

“我也猜你是不会认识的。”胡桃捏得格外响了，“可是因为每次出台，总有不少闲人闯到后台来，所以我想你或许会见过他。”

“……”玉琴觉得没有话好说，只能瞧着他师傅的红鼻子发呆。

“这人是一个带兵的头儿。”师傅皱着眉毛说，“这种人是世界上最不容易对付的家伙。你唱的戏大概他也听过一两次！……”

玉琴的脸色开始变得灰白起来。

“初四那天，他教我们的财东来跟我说，想叫你出去一次，和你交一个朋友……”

“师傅，你答应了没有？”玉琴急得来不及地站起来问。

师傅先用空着的左手向他做了个手势。

“坐下去，别这样的焦急啊！这是破坏咱们班里规矩的事，财东尽管那么说，我如何能答应呢？”这个唱了三十多年武生的宋师傅，挺直了上身，依旧显着虎虎有生气的样子，“我告诉他说，别说现在是民国，当相公^①的早给大总统禁绝了，就是在前清，咱们科班是科班，他们相公是相公，哪有科班的学生，能随便给人家叫出去的？财东是咱们十七八年的老朋友，听我说得不错，便依着去辞谢了……”

老头儿一面说，一面把右手里的两颗胡桃交给了左手，然后慢慢地打怀里取出一个扁扁的紫黑色的鼻烟壶来，用很纯熟的手法，先倾了些烟末在桌子上，再用鸡指一次两次地蘸着抹进鼻孔去。

“不料这个带兵的人倒也有些心计，居然给他另外想出了一个主意，前天又请财东来跟我说，要上我们这儿来瞧瞧，并且还买了许多的皮帽，想送给全班的学生。”说到这里，师傅脸上的那副左右为难的神气显得更清楚了，“这是常有的事，我虽然明知道他不安着好心，也不能不答应。再说这中间又冲着财东的面子，我也不便过于的死心眼儿。所麻烦的就是他已和财东讲定，必须亲手把那些皮帽，一个个地送给你们。当然，他的心还是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① 相公：旧社会有男妓，北方又称相公。

玉琴睁大着一双眸子，看定着他六年来认作自己父亲一样的师傅出神。

“今儿这位袁师长就要来了，我知道他们带兵的人总不免有些粗气，一瞧见你，或许就要和你拉手，或是说上几句疯话，而你的脾气又不大好，一闹僵必然弄得我做师傅的和财东两个人收拾不来。要是教你躲过了他吧……”

“好啊！师傅，就让我躲过了吧！”玉琴联想到了一年多前有两个喝醉酒的人，上广和楼后台来搂住了他胡闹的情形，从心底里害怕起来。

“但是，孩子，你是马上要出科的人啦！不管你出去之后，还是自己成班，还是搭别人的班子，总不能一辈子躲着不见人。在咱们这一行里混饭吃，人缘最要紧；要想红起来，更不能没有人捧场……”

玉琴才想插嘴，便给师傅止住了。

“就说你自己不想红起来，开戏院子的可不欢迎霉角儿啊！所以，这种人是躲不过的。现在先跟他见一面也好，反正当着这么许多人，他虽有枪杆儿，也是不能对你怎样罗唣的。所以我要先给你说个明白，回头他来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慌，耐性些儿，吃这行饭是没有办法的！”

师傅揣起鼻烟壶，很感慨地苦笑了一笑。

玉琴才走出师傅的屋子，便远远地瞧见玉华正在角门口等着他，手指不住地搔着头上的短发，显出万分焦躁的神气。

“师傅有什么话给你说啊？”

玉琴一路随着他走向外厢去，一路便把方才的话细细

说给他听。

“哼！”玉华立刻变换了一种脸色，同时还打鼻子里很阴沉地哼了一声。

玉琴马上后悔了，他知道这位大哥的性格是同学中最暴躁的，终年象要喷火的火山一样。有一次，教武行的先生用枪杆子殴打玉昆，他有胆量把它夺下来；还有一次在后台，正当玉琴扮了柳迎春快要出台的时候，一个唱大花面的同学跟他缠扰得太过分了些，玉华扮的是薛仁贵，场面上已起了锣鼓，立刻要轮到他出台了，他一听得玉琴的叱骂，竟会从上场门口退回来，接连两个耳括子，打得那个唱大花面的同学满口都是鲜血。后来回到班里，师傅罚他跪在院子里，他一气竟会整整地跪了一夜，谁叫他也不起来……

这真是使玉琴很担心的。他想自己也许还能忍耐，但玉华却就难说了。下半天那个师长来的时候，只要多说一句话，玉华便有立刻和他翻脸的可能；然而这是一个师长，一个身边带着手枪、背后跟着卫兵的师长，可不比那个唱大花面的同学！玉华如有什么举动，当然是要吃大亏的，因此玉琴心里一直觉得象有什么大祸要发生一样。

这时候他一个人忧郁地坐着在发愁，实在有一半也是为了玉华。

“那有什么大事？当着许多人，谅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他故意说得轻松一些，希望能缓和玉华的情绪。

“等着瞧吧！”这个二十岁的青年艺人，一提到这件事就有气，

玉琴本来想问他：“这个袁师长会不会就是那天在广和

楼，喝采喝得最怕人的眼露凶光的大胖子？”但话到嘴边，又竭力忍回去了。玉琴知道要是再和他讲论这一件事，停一会就一定会闯出祸来，最好还是少提。

“老大，吃冰葫芦不吃？”赵玉昆突然象弹簧一样地蹦了进来，双腿一纵，便摔去了脚上的棉鞋，接连两个“小翻”，翻到了炕上去，两只手里还各擎着一串冰葫芦。

他把一串丢给了玉华，同时又假装要把另一串丢给玉琴，结果却只做了一个空架子，反而往自己嘴里送了进去。

“我跟你分吧！”玉华笑着给玉琴说。

“总不成我作东的人自己不吃！”玉昆很赖皮地说，一面又做了一个鬼脸。

老大和老三都笑起来了。

“老二，师傅给你的饽饽钱，我瞧你总是不够花吧？”玉华咬了一颗冰葫芦问。

“总不见得偷你们的！”玉昆直挺挺地躺了下去，脸朝着屋瓦。

“难说得很，你不是还会飞檐走壁吗？”玉琴笑着说。

“好兄弟，别给我不停口地说啊！”玉昆身子一屏，一个鲤鱼挺身，便毫无声息地站了起来，“仔细给师傅知道了，教我晚上不用再想偷出去……”

三个人正说得上劲，突然门外探进了一张马面一样长的瘦脸来，那是在下处里专门监管他们的于先生。

“大家到东院去吧！送皮帽子的人来了。”

玉华立刻把手里的冰葫芦一丢，大踏步走了出去，玉昆也忙着从炕上跳下来；只有玉琴觉得非常踌躇，真象一个快

要走上法庭去的囚犯一样。

“老二，”玉琴将走进东院门口，凑在玉昆的耳朵边说，“你去站在老大的近身，停一会如果他要发作的话，你千万拦一拦。”

“我理会得！”老二莫名其妙地答应着。

× × × ×

九十几个一样打扮的学生，分着四行站齐了，全都透着很兴奋的样子，暗暗在猜测他们将要得到的礼物的好坏；心里怀着不同的感觉的只有玉华和玉琴两个。

秃顶和红鼻子的宋师傅才跨进来，一个特别高大的人影便马上出现在玉琴的眼前，他觉得自己的一颗心快要跳出来了。

师傅说的袁师长，果然就是那个大胖子！一双比毒蛇还可怕的眼睛，正在那些年轻人的脸上打盘旋，慌得玉琴来不及地把脑袋垂下去。他从那一晚听到了这个大胖子的粗野的吼声以后，便老是担心着会被他吞下去；现在，他觉得这一张血盆大口已经张开在他面前了，他哪里还敢抬起头来看他。

糊里糊涂地经过了十来分钟光景，他好象听见师傅说过几句什么话，又象听见那个袁师长象象鼻鸣似地笑过，后来就听见一阵笨重的皮靴的移动声。

“但愿他不要看见我就好了。”他不住地默祷着。

然而这又怎么行呢？袁师长的目光既是那样的尖利，他的垂下了的头，偏又显得特别惹人注目，所以不等袁师长把第一排学生的皮帽发完，早已瞧见他了。